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二

明　叙南張　岱著

楊名楊最楊允繩列傳

楊名遂寧人以及第爲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　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　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惛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修省妄有述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怵惺

臣自惟涵養未至氣之和平學問未明言多踈謬重煩明旨驚悸傾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前後從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於臣民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慎重其人不以輕畀乃反屬鋐豈謂鋐賢諸臣命下之日大

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移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禋儀所以欽事神祇宗廟尊迎福嘏光永國祚苟近乃使陳道瀛金贇仁崔靖邪道流充御秩宗乎居飲酒食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為是數臣者群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吾者耶臣又見　皇上踐阼以來任進之臣條建議論識見偏執吉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但跡雖離怨心遂可原薄罰之後創懲已久況皆祖宗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恐於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逆得罪者群心皆曰當矜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隋一代之

制甚盛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
造甎瓦裝載灰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
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若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
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修建齋醮此雖 皇
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祠之説自古無驗乃不惜糜
費使之頻煩舉從倡侶擕妓夜潘濵淇大內且令左
右大臣其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為依託關有旨
夜乞哀出其門若亦不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貪緣償

事之失也夫以 聖上欲一之專臣民說願之誠感格天地而易爲特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摸以爲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况此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爲内照自省反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 皇上遠稽先哲所以德高群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跡遠賤上瀆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 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 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背制朝廷泛引易卦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

送鎮撫司刑訊汪鋐疏名四川人為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孚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為報復故攻擊及臣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瀕死數次竟無所指第言疏草持示編修程文德為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 上以宗明即是主使執送鎮撫司并勘以聞竟不易詞 上并下名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謫戍文德降遠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

揚嚴射洪人正德中以進士歷工部郎中出知寧波府携一蒼頭一敝篋抵官每旦爨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澣濯屢笑寧波美之謂震畏四知來去三惑不足多也嚴撲實淳厚而方米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為政抑豪右惘悍發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謫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已留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掇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

見曰能化物為金銀　世宗信之時御體方病悅朝
用欲推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　聖
諭推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聞之共駭揆厥所繇
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修養也夫古聖帝明王
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
以昭然可知未有委子監國自託修養者也堯舜性
之禹湯文武身之非不知修養練道可以成仙雖知
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

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時無仙人堯舜之智不能仙人哉有學仙之術有成仙之人大要所務不同所事所異　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　皇上端拱清穆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

一念將不求仙而仙不希壽而萬有千歲矣　世宗
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母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
半最死歸衣杖畢數百官號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
史謚曰忠節
楊允繩華亭人嘉靖二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
給事中言事慷慨不避忌歸嘉靖季倭薄松江鄉民
挾入城者萬計官亦與入允繩方在告詣府謁推官
爲將來責之將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

御史三日夜乃盡兄綖因促駕上京疏論事曰切見海寇為患　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臣數數易置踪浚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闘陡遇賊險自相蹂残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聞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若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大督撫

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秩帶餽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叩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剔希脫任或有罪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八共字罷則何以責行命也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已奉公割絕朋呢之私汎掃苞苴之

習以弘濟特艱共紓民難　肅望帝題之允純疏益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膺者於大常寺七品本為紀女戚貪污不飭允純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言膺收鵝混同予老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劾膺過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膺言實與隆重臣不敢不救備物予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純指臣揀取太精作言之齋醮之用取其可耳何必介介允純自欺誘實修誣臣增價

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膺允紀等送鎮撫掠治獄上

上詷異言膺外任特詔論允紀死繫獄君五年星殞

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隆慶改元追

贈光祿寺少卿予祭蔭

石匱書曰　肅皇帝領下逆鱗數尺攖之輒死而言

官夾多殺諫則防川之不及防口也明矣海鋼峯唐

突特甚而　世宗不肯以桀紂自待再肆優容則人

定之亦能勝天也不共然哉迓以終嘉靖之世前有

伯修後有椒山而三楊又齒乾其間骨鯁之臣聚於一族吁嗟楊氏亦多才矣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三

明　䖍南張　岱著

楊爵周天佐浦鋐劉魁周怡列傳

楊爵富平人家貧二十始發憤讀書兄為邑掾以他累逮爵爵從獄中上書句兄冤令見書說曰奇士也立出之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藩還朝上方集議郊祀之禮爵言臣䑸車至湖廣見百姓多菜色挈筐操刀割草而啖道旁假令周公禮文盡

行何補於老羸饑饉之餘臣敢冒死請 上為下疏

發賑改御史念母老乞終養母卒廬墓三年行部使

者為起補原官疏請收人心以隆治道其略曰臣居

林下九年謬蒙 聖恩起臣以耳目之官俾得悠悠

糾失臣竊見國事日非罔恩未報痛哭流涕舉目前

所見有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請為 皇上直

陳無隱臣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災為利

以可憂為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與諛諂面欺之人

俱使聖明不知鑒戒而日事宴安終成蠱壞不復可以救藥矣往來夏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比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群下為恐懼修省之日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為靈瑞而稱頌之不幾以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任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為奸惡寔朝廷之蟊賊也顧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

歷或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過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勲餘蔭亦得以善其終若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其貽害於天下必深矣凡此任用匪人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於衣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訪臣近巡南城兩月中求餞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鄉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其外而至千萬里之遠又未

知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又以一方土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明膏血而不知卿則民更何以聊生哉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兢兢業業禹惜寸陰文王日昃不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須敬一

誠於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益己心得而躬行之矣數年已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天顏數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勤遠自萬里孰不欲仰覲龍光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廷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敵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躋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執左道以惑衆者殺今乃異言異服充斥盈廷金紫赤綬

濫及方外漢武求仙梁武佞佛敗鑒在前臣不意
陛下廉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於此甚非
天子崇正遠邪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道也臣恐風
聲所及人趨異教貽笑四方取譏百世上累　聖明
竊為不淺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
有言主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諫虛懷
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敢以直
言干冒天聽邇年以來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

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進言為罪而逐謫繼此臣恐自今而後懷忠抱義之士必深自悔藏為全軀之計孰肯發口論天下之事以自取死亡哉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則褫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近端方之人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強而眉壽

千億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 上怒
逮繫詔獄杖幾死其冬九廟災詔求直言户部主事
周天佐上言曰 陛下求人以言未若求人以致求
言之切乃求人以言耳而獄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
求人以致也臣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
爵今復不蒙恩宥臣愚悸思之心竟未安况明旨既
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
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鑒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

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直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則為奸邪詐偽之官僚不難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之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向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

損益不細也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推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大如日月之明錄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入逮下獄不勝笞掠三日死而巡按陝西御史浦鋐從自關中上書曰臣竊近見工科給事中高時疏劾郭勛　陛下特加高時俸級逮繫郭勛於理竊思楊爵春初所奏槩舉勛事　陛下置爵於獄益因爵之言以觀勛之行察之真而後發也臣初不知

爵為何如人今行部至富平察其平生見亡而挂冠養母廿進而廬墓三年足跡不至城市請謁不通公庭荷

陛下採用而積忠陳誠乃移事親之孝而為事君之忠也特既蒙嘉爵亦當有伏乞寘遂朝宁之列使布請恭之才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上下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期矣奏至微諸詔獄窮之百與爵同脈鎖爵曰爵不佞何以累公公固不自愛如

時改何鉉曰此吾巡方之職也於公何與鉉繫去日死爵撫屍慟哭曰痛哉桑何以爵故死周君又死公也爵奚以生爵與天佐故不識面天佐幽別室死守者不肯與爵相見爵痛甚哭之詩曰天上列星墮人間草木無滋潤胸御是淚只向獄中流二人死爵益省愆自咎繫及明年工部員外劉魁以諫修雷壇下獄又明年吏科都給事中周怡以論大臣不和下獄爵自是得兩人共朝夕且搉甚悉更昔既五年上修

玄牧神降於其請宥三臣爵於是與旌以怡章徽神

既衍 上恩並辟之卜猶月而 上為其仰造堂尚

書熊浹極言不可 上大怒曰我固知辟爵諸妄言

歸過者並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仍俊就逮

爵將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爵曰若從來乎校素

於爵慰之曰吾有他往將一省公爵笑曰吾知之與

校同飲飲罷攜校不能堪爵酒飲自若也飲已同行

乎校曰宜一入為別爵並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

行矣即攬袂行從入獄怡與煜相繼逕至其冬久旱

上祈雪不應恐加怒於三人禁絕不得通飲食爵曰

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校尉楊棣者見而憐

之言於司官曰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

其死明可以非道相加使餓死耶於是予之通飲食

而　上亦終不加怒三人也又三年內殿火　上於

火光中聞神語呼三人名於是三人者得竟釋矣爵

歸二年有大鳥止於其舍爵曰揚伯起之鳥至矣兆

任戒于越五日無疾而卒隆慶改元復爵官贈光祿
寺少卿應孫恒官左監丞而鉉及天佐魁皆贈應如
爵鉉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天佐字宁衍
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魁字煥吾泰和人擧人怡
字順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怡起為太常寺少
卿使獄瀆頻行疏陳定君志重詔令歛大臣擇左右
勤制政五事忤旨謫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未至病卒

石匱書曰揚爵下詔獄凡八年杖不死火不死餓不死既有天佐鋐為之死友而又有怡魁為之生友爵亦何修而得此也邪宜其抵家一日聞逮即行其真以囹圄為福堂矣乃若所尤異者爵諫雷壇誅左道而一則以異仙釋再則以火中神語釋則爵之得生也其真有神仙與無神仙也爵復何所措語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敘向張　岱著

林潤沈王徐吳董張趙郭列傳

林潤福建莆田人以嘉靖丙辰進士除江西臨川令攝篆永豐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為監城守便宜賊卻永豐人尸祝之後擢南山東道御史相篤于世蕃置酒為別諸御史見世蕃不敢吐一語潤獨高談座上世蕃欺以目眴之既罷語其客曰吾見林御史貌似好

持諤諤者吾頭以目攝之彼必以我爲忌之也且後遣人候之曰嚴侍郎謝女願與刺論當世事潤入白既劾鄢懋卿已與嚴氏結不解之仇又劾登酒沈坤庾死獄中非其罪人多冤之口語藉藉潤亦深悔之思大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司李郭諫臣以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督司李至箕踞不起役人戕以死磔擲司李帽亦不禁或乞之曰我那孔大京堂科道官候主公門叱咤誰敢動此幺麽何爲者

諫臣遂發其惡跡具揭於潤潤得之大喜遂上奏臣
巡視上江備防江洋盜賊多入逆罪羅龍文之家龍
文卜築深山中來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挑嚴
世蕃為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
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
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亟正刑
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
問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司李栗祈捕龍文自駐

九江勒兵以待二人被逮至京潤仍疏列世蕃若卿驕奢淫虐諸不法事疏曰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為主謀羅龍文為羽翼惡男嚴黔一等為爪牙窮兇極惡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毀聖之寺以為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橫檻峻宇雕墻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為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

紛澱中府居紛祥而萬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扈含環亘數里犯四方之亡命為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總天下之寶貨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比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嚴年諸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朋閣青脂剝削殆盡民窮瑕迫職此之繇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居群房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牀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擲左舞荒淫無度

污衊綱常而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妄盡藏於內旦則伐鼓而聚暮則鳴金而散故郭寧二劉相踵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刼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擒獲招詳明據其家尋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逆謀之初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藩不法與逆濠

無異且包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落與挾妄懷異
圖世蕃受賂祈為脫免何異我寧輩之交通宸濠乎
居朝則為我寧居鄉則為濠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
惡雖亦共殄猶有餘辜至嚴嵩竊冠百僚公然欺主
世蕃問發雷州並未赴伍住居南雄三月而逆嵩乃
朦朧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後留在家以王言為不足
恤以國法為不足遵惟知私恩不知公議詼非嵩之
欺 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千盡送與嵩之

撿閱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於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伏乞 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為人臣欺君之戒記下法司訊狀世蕃私黨尚衆傳遞謀畫極工各以策獻自裁之每拍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私謂賄之一事自不可掩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楊椒山沈青霞之獄 上最內忌攙入必激聖怒至聚衆通倭之說直以言官謾語諷伙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其

鸞班之揭言如此如此一則申揭沈之冤可望昭雪上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以得名若牢杜所無之事人既不信上亦生疑非計之得蓋就中臺省居多伴東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於當道刑部尚書黃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為然依其說具稿詣徐階竊議之徐因已徹知始閱稿安在史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曰

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亟欲抵死階笑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天下萬世公惡然楊以計恨上所歸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為己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 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平打發出國門矣放出國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幣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

諭持歸另議曰雖此一步進此一刻洩此一語從中攙擾者必多事且有變今當以原疏為主而閣發聚綮本誅以試　上意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曰天下事惟相公能測階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為何如皆唯唯因曰前擬携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志之半皆曰已至即與入而戶令疾書用印封上仍屬法司當日日於午後到朝房攜印吏候某出閣即相會不可襟一人輕發一語乃散去世蓄見

前稿自喜計行豫謂龍文曰諸人欲將我與介僨沈揚命柰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色飲不十日粹縹緲喜歸 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思命未可知徐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亦是老父欠斷欠奏成其忠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儇智若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階改疏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道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歛

貨於已俾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墻必先科斂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藩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後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以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藩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還以致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

虚閉閣凋瘁貽國家禍害迄今數載未復義斥逆賊汪直句倭內訌罪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黨逆後十萬金於世蕃擬為授官許宥與侯陰與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為護持向非神聖威斷或從戎誅雷霆不測幾至縱賊殘民貽憂宗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儲所繫世蕃聽壁官彭孔邪謀謂其地米王氣遂拆毀倉敖建造府第其中重墉九區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

縱家奴嚴冬在彼營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所專

擅僭越淫佚兇恣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

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怏怨望安居分

宜足跡不一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誕

言咀呪搆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

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為名陰延

諸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

讐殺人懾制衆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

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能文亦招集汪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嚮應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在京竊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洞伺其父嚴嵩溺愛廢法留世蕃原籍仍敢榮飾偽詞奏祈釋戍貶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挾望誹上尤為不道請問能文俱擬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能文

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
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閒強占民間田產給還
原主予侄通籍在官者逆種悉流法當削奪逆黨彭
孔等侵歷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家奴嚴
羚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宅田土
等事宜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逆情
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飾說一遍何以示天下
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其以實

聞旨下階袖之即呵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官但集至催節衣官同至城隍祠取二惡冢問數語仍迷至私第書即如前先後形跡甚秘外都不知世蕃雖甚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定其文道傳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得旨既會同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二人聞相抱哭家人請寫遺囑謝其父及妻子手戰不能成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

市肴行刑若如塔塲有拳階能剪大憝者廢額曰欵
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主則天下可治
彼自取罪予之不字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彼殺
桂洲我在事人殺其子入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曰
後分觧戎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階笑曰鼠也
以後擢潤南京通政司恭議累陞都御史巡撫應天
其在應天也首訪民疾苦為上封事十餘條懇切惻
怛而潤於捕蔵氏恃往來江上已促疾抵吳猶徑視

事竟卒於官先是倭亂蘇州被隔其次年潤以展謁
過家疏請蠲租三年仍乞帑金復學宮並予諸書生
郡人德之既旅櫬返抵江橋郡人各為位遮道祭哭
凡三日夜不絕諸書生以潤功德在鄉校中最大曾
御史行部請祀潤於學宮之西偏御史庶問諸書生
是如其請
鄒應龍陝西西安人嘉靖丙辰進士繇行人非江西
道御史時嚴嵩秉政子世蕃勢焰灼甚自給事中吳

將來主事董傳策張翀謫戍後無敢以身試者應龍籌之謀具疏一夕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塔聳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禾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紀東樓之兆蕃之為義居然可見壬戌五月　上命方士藍道行扶乩直指嵩父子不法事　上心動道行出以告大學士徐階〻授意應龍遂劾奏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開

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直久遠陞遷則視缺之
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市道公行群醜競
趨索價轉鉅郎署一二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一萬
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而得
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萬計則大
而卿尹方岳又何所准除耶至於交通賦賂為之關
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
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為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為黠

狡世蕃妾以心腹諸所衛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千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為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
名也遇嵩生日年輒萬金為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
富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
乃廣置良田宅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四十所而
以惡僕嚴年主之抑勒爭佔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
骨大興年利無厭在於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
耶猶有異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特

留侍養令其子嗣代為扶櫬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嘉得計狎客會賓擁侍姬妾妙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挾其一目至於嗚本脉鼠無知習附賊饑視祖母喪有同奇貨驕援道路百計需索徃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郡邑為空則世蕃威福太甚之所煽赫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掊克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欲償已買官之費

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弱天下安得不迷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為人臣不忠不孝者戒並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效而溺愛惡子任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敗法亦宜急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即斬臣之首以謝嵩父子之恨並為言官欺誑者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蕃據訊嵩上疏為世蕃求解不聽世蕃及子鴻鵠飛龍文皆論戍應龍陞通政司參議 上尋悔之諭輔臣

階日嚴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震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久世蕃敗罪棄市　上見應龍名慨恨之格置不用隆慶二年分理畿前盜化為厲三年陞都御史巡撫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應龍輕信中軍協守庶移兵進勦僕寇襲之而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撫廢僕亂定詔戮守庶應龍奪職為民

沈束會稽人嘉靖癸卯解元甲辰進士出理徽郡三

年而拜給事中時分宜父子怙寵專政束入垣三月
齣事憤憫特論列其罪狀語稍涉督總兵周尚文卒
請卹與嚴氏恨其素不附已報寢束抗疏曰臣聞上
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文忠勇素著關之
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若而自從之與格而不
行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上體　聖心任己
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條旨狀闕下尋繫
詔獄盡絕者三四恍惚見神人金甲頎然立於前呼

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數月而創始愈先是來
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來未有子置妾潘氏與俱既
至則來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語潘氏曰吾忍死以
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面寧能共守乎潘
氏涕泣誓以死待卒相與茹荼苦拮据女紅易升斗
獄中槖饘賴以僅繼來日惟兀坐玩周易著周易通
解要眇自得發為詩歌悲壯悽惋庚戌冬鹵入犯關
司業趙貞吉抗言錄周尚文功赦沈來罪閫可不戰

而逞亡何貞吉竟斥去來在獄閱兩狀輙具疏請得
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南而內翼蔽都城且度
南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衛突於宣大宜傳檄
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輙斥去曰
冈安得上書其後除姚趙錦上虞徐學詩會稽沈鍊
先後上書論嚴氏皆被逮謫特疏越中四諫會有擒
者謂鍊與來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欲甘心於來
屬至者加械來手足來分且死誡家人庀後事張穉

人傍徨紉衣御具兩指掬供死徐階力為申救得免壬戌嚴氏敗求繫獄十有四年父卯州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束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歿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特　上嘗居齋宮好夠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曰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錄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束前噪不休束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益謾語而　上信之

遂釋束束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束踊而號曰痛乎生不救死不含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挑坻水欲佯狂自廢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束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禮諸解及測候集雅詩稿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

有八逆卒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欷歔嘗食戎廢著絲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來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以雁書來之歸也以鷂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有不偶然若然蘇尚非官而來不非蘇有子而來卒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奇天道其何如哉來在獄無事則兼攻匠藝倘衍奇術數又獄中無斧鋸則以廢鐵日夕磨之久而銛利遂以椽木為文具凡大格七小匣八巧若天造

叠累日積嚴而成者又得撥數片編以為蓮體圓而塵尾良工皆謝不能爭又得淨土數塊鍊之數年製作邏邏銅鼓於樊下擬之擊之聲聞數里事雖微瑣亦足以覘東之困而能亨矣出獄後潘氏尚一處女張孺人與東有後日令潘氏進御而自出汲入炊無雖為東没未幾而潘氏亦尋没凡東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令徐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節

王宗茂京山人嘉靖中以進士為試御史時相嵩方貴幸其子世蕃恫喝中外百司挾其賄巨萬闌入至都門外而相嵩賄益甚宗茂憤憤不平奮上書極嵩誤國負主八大罪確有指摘 上見色動而外雖相嵩特召當制大臣諭薄宗茂罪出為溫之平陽丞宗茂之平陽務為清勤稱職不少見遷人態其所辨誣良民為盜冤濫者三十餘所上官亦為丞屈丞又厲禁其棄女者居半載而全女口三千餘女長皆當

丞姓孫丁母憂歸是時宗茂父橋為粵右布政有重望嵩以宗茂故勒罷之宗茂內傷母死而恭參父進而晨暮蹙蹙奉食不敢以齋見也退而哽咽幾絕者數四宗茂父老且病深居出嘗時時及出處不能無嘆宗茂謹俟其解而後能他惟端以薦久之父病亦不起宗茂摧毀無復意人間矣 天子孫用御史言作相嵩戍其子而宗茂以哀憤積成疾卒相嵩罷與其子戍之日即宗茂死之日而宗茂竟不及知也當

爵瀕語不及私惟曰上活我無以報　上恩　穆宗
初贈宗茂光祿寺少卿朝議以五品法不得予祭葬
又以諡不得予祠廕時論薄之宗茂悦號紅塘山
人春秋五十有二王世貞銘之曰余讀隆慶初考功
令而惜之御史紫巳驗若蓍蔡而胡匿之一五品為
塈闕明主湛恩也且夫旌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
第禍難然所以為御史足矣何所事此是宜銘銘曰
嗟汝患而後人之嗟庸汝言而使汝不及知嗟汝報

而使此於斯天耶人亦為吁噫嘻

徐學詩浙之上虞人以進士任刑部江西司郎中時嚴嵩弄權父子濟惡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詔使群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拔本之論陳於 陛下者今大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官皆掊克軍民爭致金寶以充嵩之貴橐是以釀成禍患幸 上不誅乃復援引不詳之説以誤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

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牴牾之者誠以內外監諸上下比周積久勞成而世蓄猛鷙搤執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似者必閱白然後敢開又嵩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廣交自固衆機構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逢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　故諸仇論嵩

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暐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率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若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　聖諭有大破逆賊鹵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　望上攬權於清務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

上誚其求閒報後下鎮撫司拷訊搒掠無全膚尋釋
歸里以病卒隆慶改元贈卿如例
吳將來仙居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松江府推官將倭
戎艦泊柘林即守卧疾直指檄推官嚴之城守將來
練兵屯四郊以備烽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入城以
萬計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予賊而抱空城奚為悉
縱之入城隘民聚壅穢蒸染大疫乃四啟水關便樵
薪殺同其歸冊以積箴出之客兵潰悍剽掠不畏懲

為好語結其長曰卒之以狗於郊刁斗相屬或勿戰
吁共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總臣張經移撫境
上有覘兵敢入一綫竟殲之數十經怒譙之徐對曰
明公用兵安民也恐庇兵狹民乎經憮而止明年冦
猝至攻城雨甚城崩數丈急撤屋數楹而障識其姓
名於屋材夜還卒還之城外以為木柵捍障城若干
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為民屋則固昔所
識也賊攻之不能下棄而北走城卒賴以完微非刑

科給事中分宜盜椎父子納賄極疏其奸狀以聞遂戍貴州隆慶改元詔起行間游晉南臺都御史

張翀柳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岱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翀與傳策章繼上俱下詔獄訊所主使者翀傳策對曰臣自求為社稷死耳嗜能主使者即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　上怒解發烟瘴地永遠充軍翀戍都勻諸生日執經侍講翀語以忠孝大節及

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真性命也乙丑嵩父子伏辜丁卯 穆宗登極召補吏部驗封司郎中晉大理寺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逋崗寇平三巢又進兵解惠州之圍念從徑為兩界梗疏請先勦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 天子韙之從悉如所策四年庚午巡撫湖廣晉大理寺卿尋進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己卯卒

於家傳策嘉興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歸里御其家僮僕暴酷甚死者前後數十廼則誅欲殺傳及傳策亦自覺之欲徙避不果竟爲奴所縛斧之凡數創腸胃皆出事發奴十餘人皆磔於市

趙錦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除江陰令嵗大祲錦令貧富得相貸所活民以萬計巨盜許貴者時出沒剽掠村聚錦以計擒之民始恬席上官有以供需矯令熊渠錦者錦從容言曰所需非上有民且殍又朘

削之不必也請就劾上官赧然三年徵為南臺御史巡按江上江有冦冦太倉朝議設總兵官於江淮錦言小冦偶聚不足以煩大帥置重兵請罷設便從之歲省費數十萬尋奉詔清冀南軍改元旦日食錦馳疏引春秋陰盛陽衰之義極詆分宜相怙寵納賄蠹國賊民內伺 上意以綦恭順外飭諸司以張威福凡萬餘言皆發其至隱分宜父子銜次骨遣緹騎急逮錦械行萬里途中墮車者再偶入坎窞葦過得不

死至則下錦衣獄竟除籍歸方錦之繫也有巨貫者亦在獄覘錦泣下曰公即拷訊宜為潰脛計得六十金公脛全矣錦曰嘻吾不能保首領而能保脛且吾又安得金明日榜掠備至至夾脛骨蘇蘇有校數去來錦傍若陰護錦者則貫已代為錦行金得不甚創辭既具分宜必欲殺之案擬杖百徼上肅皇帝引筆抹述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錦常言吾得苟全喘息至今皆 肅皇帝賜也為之感泣 穆宗踐祚起錦

河南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時因供奉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鰣及蘇松常鎮白粳減耗二事至今德之明年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土酋安氏擁重兵蟠於苗夷間難控馭錦宣示朝廷恩威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擒以創之粤西大治轉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萬曆初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歷刑禮吏三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秉國欲引錦為助而錦挺然無所依阿時

或諷議朝政得失語稍〻聞江陵江陵恨之陰令所
厚劾錦〻遂致仕江陵卒進臣薦起南京吏部尚書
孚召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江陵敗後楚黨坐斥
殆盡諸御史引繩批根抨擊不止錦上言　肅皇帝
籍嵩時株連與萃以足其數至今江西未蘇今日之
事又甚於昔願　陛下由貸一家毋流毒三楚時
上怒方甚而錦持議益懇事以故少寬入服錦長者
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　篤帝山陵再奉勅居守已

又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如故丙戌春大計
外吏錦袜訪甚核方欲有所激揚而會繼母訃弗獲
終事歸踰六年辛卯起陞刑部尚書再辭不允與疾
行至姑蘇遂不起訃聞贈太子太保遣官祭葬如例
郭希顏江西豐城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左中允謫
兩浙鹽運副使大計削籍三十九年裕景二邸並處
京師國本未定物議嚣然希顏素恨嚴氏乃使人至
京於鬧市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挫動群情

遂上疏請建帝立儲疏曰臣退伏畎畆生未報恩死
何憾自今天下談士皆稱南倭北狄爲中國憂臣切
以　陛下欲安天下有緩有急益孔子曰不在顓臾臣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慶立儲未也莫若先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
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
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附歲星變地震大殿雖災皆天
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　皇上計者

乃卒無一二臣念避死欲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
思默志生臣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謂安儲誠以
君相々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
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
道總攬是也臣觀自古常無故之議若仁君不及全
其臣復危疑之地若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
愛莫如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何嫌何疑也自言
者倡為兩閉二王豪蒿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

則何假善後然尚可諉也錄差遠也二王疑而不自
安則誰與承祧此可大慮也錄最近也　皇上何不
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
王毋疑於　上而亦無疑於為王心無所惶惑而師
保是依大臣無所避忌而匡贊益力則釋疑而君相
相信則儲可得而安也謂之至和臣聞神龍離淵人
易狎之矣王出閭人或伺之二王親　皇帝子也貴
則國本之寄同處京府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擬則

謀隙所餘萌是故幼而聽就以爲恩也長而出封以強本也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臣願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及時勑景王殿下之國因其翼衛罷以殊數則分封而兄弟相保備可得而安也謂之至福臣惟父子之愛天性也恒情體子未有不遺之安逸而身任其艱大者今時何時四郊多壘一日萬幾誠非　皇上艱大自身太平未易又掌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天序所爵允舜不能以揖讓　聖

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臣願使裕王殿下親近儒
賢涵養沖質討論往古切劘仁孝即 皇上從容而
議建立無所不可則總攬而父子相體儲可得而安
也謂之至治內外守府彼此無猜宮中問省之餘不
特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人之傳世享國次
之全終朕於此安儲上計今日急着也臣每歎古者
忠臣不避拼而忘君烈士不避戮以直諫光國者不
計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惟 聖明仰慰 祖宗在

天之望深恩　聖母一脉之托案臣愚始終之無他
赦草莽言計伺臣為始則士豈有不聞風仰首爭效
闕下者哉疏入相嵩擬下禮部　上不悅曰下禮部
何為者誠用其言即告行郊廟矣嵩等言希　疏意
可疑當令禮部會三法司同議　上諭嵩曰汝見彼
疏豈不悶怒疑乎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夫立子
為儲帝誰可建若遂手諭曰好邪必無赦理今不忠
之臣不義之民皆思不逞行新政以君相久位矣部

司雖皆大臣又謂謏也可問之耳目官乃摘疏中从帝二字命禮科會同科道官集議以聞給事中監御史崔棟合疏本布賢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下上令所在撫按即時處斬傳首四方詔下布賢方為子娶婦緋衣延客御史詣其家修謁甫就坐眴左右曳之出昇赴市妻子俱不及訣隆慶元年錄死諫諸臣追贈共官特詔褒卹

石匱書曰 嚴氏為難者來也興詩也宗茂也爵之

犴求也倖粟也蝌也鄒也希賢也角之應龍也戲貂之淵也猱獮之嚴氏熾炭於位其罪紫也固笑大姦之去如距斯脫應龍之功其可泯乎哉若夫斐尾亂本得臣惡而甘心焉淵寔終之不可赦也余讀巷伯之什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投畀有昊古人惡惡之心何其愈進愈毒也哉